

冬日的“红果果”

本报老年记者 杨凤莲

春天,小区的西府海棠从挂蕾、开花到落红肩头,每一个时序的轮换,都是早春最美的风景。

那顶着春寒鼓出的娇小花苞,转眼间就长出一簇细长的青色花柄。那被细腻胭脂红包裹的花蕾,像小巧铃铛似的摇出了万种风情……

一夜醒来隔窗观望,满树繁花俏枝头的胭红霞满,将小区装扮成西府海棠花期盛时的仙境。特别是从树干上突兀冒出来的几片绿叶,一簇似开、将开、已开的胭红粉白花朵,那老树着新花的美啊,只要随手一拍,就是一帧画;那花期将过的飘飞落红,真可谓追风助势声势浩大,只见粉白的花雨顿时落满了头、铺满了地。于是,我掬几捧落花摆成心环,权为海棠花事的落幕送行。

海棠无香艳极至,媚入骨髓即退场,开始养有毫不起眼青色小果的漫长日子。

11月初,气温骤降,想起小区寂寞了一夏一秋的西府海棠,我连忙加衣下楼,来到最近的一

株树下。

啊呀,那久违的海棠竟又给了我满眼惊喜。

只见其依然枝繁叶茂,黄里透红的果实繁星般缀在枝叶间。海棠果颗颗都很精致,光泽度也特别好,近看玲珑剔透,极像釉质上乘的瓷器珍品,令人心生爱意。枝头的果实熟透了,黄中泛红,与叶间的半红半绿相映成辉,竟让我想起小时候吃过的“花红果”,只是袖珍到了极至而已。伸手摘一颗品尝,略有甜味,但更多的是苦涩,远远比不上儿时吃的“花红果”味道。但一群麻雀落在枝头啄食正欢。从它们叽叽喳喳的叫声中,我似乎听懂了鸟语,那是它们感谢海棠树慷慨送食粮的声音啊。

是啊,与之相邻的黄金槐叶已将落尽,合欢和其他花木都叶黄色淡,在这虫子逐渐减少、觅食越来越困难的冬季,这一树树的海棠果,可真够鸟儿吃好久的呀。即使被寒风吹落地上,也是鸟儿可果腹的过冬之食。

于是,我也与鸟儿一样,由衷地感谢起西府海棠来。



图·话

初冬

王长安 摄

儿时的冬天

本报老年记者 陈丽娟

小时候的冬天非常冷。凛冽的寒风呼呼地刮着,刮在人的脸上生疼,前心透后背让人感到浑身冰冷。树上空荡荡的,早已没了叶子。风把扬在空中的树枝吹得直响,整个村庄就剩下了光秃秃的灰色。就是喜鹊,也只在太阳出来温度升高后才出来活动一下,在枝头上跳来跳去叫上几声又回到窝里。冬天,就这样以它的冷面目来到了人间。

我喜欢春天的温暖、夏日的热情、秋季的收获,但我也钟情冬天的飞雪和沉静之美。在一年四季里,如果没有冬天的寒风凛冽和皑皑白雪,就少了点让人刻骨铭心的东西。我深深地爱着一年四季的美好时光。

“麦盖三层被,头枕油馍睡。”这句农村谚语,让人们对下雪有了更多的向往和亲近。那时一冬天会下好几场雪。雪给人们带来了丰收的希望和美景,更给人们带来了生活的希冀。

我特别喜欢下大雪的夜晚,静得没有一丝声响,日常鸡叫、狗吠、人喧闹的场景似被雪冻结了。这个时候,躺

在被窝里,露着头,听屋外轻轻飞舞的雪花飘落声,身边有家人的陪伴和呵护,满满的幸福。

清晨一觉醒来,窗外由于白雪的反光显得更加亮堂。外婆和母亲总是早早起床,在做饭时把衣裳拿到厨房锅灶边烘一烘。饭做好时,衣裳也暖暖的,我们也该起床了。外婆和母亲捂着烘热的衣服快步走向我们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穿上暖和的衣服,吃完早饭,打开屋门一看,哇,进入眼帘的是一个银白的世界:雪花飘飘洒洒在空中飞舞,地上铺着雪,房上盖着雪,树枝上积着雪,草垛上堆着雪……好一个银色的童话世界。不管有多深的雪,我们总会跑到雪地里先撒欢连踩带蹬一番再说,然后是堆雪人、打雪仗。最高兴的是小伙伴三五成群跑到沁河大堤上去滑雪。我们走到沁河大堤上,从堤上往下滑。有的站着往下滑,有的直接躺着滑,有的坐在雪上往下滑,有的两手像撑船一样慢慢往下滑……

俗话说,下雪不冷消雪

冷。房顶上的雪经太阳一晒化成水,不管是瓦房还是草房,夜间一冻变成冰。早晨,屋檐边挂着成排亮晶晶的冰凌坠儿,小的几厘米长,大的几十厘米长。我们爱玩冰凌坠儿,干净的冰凌坠儿敲下来放在嘴里嚼得直响,大的冰凌坠一敲,掉在地上的场面很是壮观,高兴得我们又笑又跳。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下雪天马房里的热闹、温暖、舒适的情景。老少爷们聚在温暖的生产队马房里,听着牲口咀嚼着饲料的声音,或吸着烟聊着家常,聊着天南海北,或打扑克牌,嘻嘻哈哈,热热闹闹……这是人们冬天特有的快乐。

让我最留恋的冬日时光,莫过于母亲在屋子中间烧着一个火盆,并不断地向盆里添着柴,让屋里暖暖的。全家人围着一个盛满玉米或花生的大簸箩剥着玉米或花生,有时听外婆和母亲讲着古老的故事,有时我们姐弟轮流唱儿歌,有时大家愉快地聊天……任屋外寒风呼啸,屋内一片祥和、温暖。这是我们农村人冬天特有的幸福时光。

读《宝水》有感

□王桂香

自己的虚荣心作祟,每每提笔总想用华丽的辞藻堆砌,连年度工作总结也有“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的身影。我平时说话时农村话溜着呢,如“这孩长得高高挂挂,俊不生生”等张嘴就来,为什么变成文字时就逮不着半点踪影。

读了乔叶的新作《宝水》,我有了新的感受。

乔叶,我们河南省修武县人,她的《宝水》获得了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喜欢阅读的我,也决定买一本《宝水》一睹为快。《宝水》,讲述了一个村庄从传统型乡村到文旅特色型乡村的转型故事,政府、村民、返乡者等多方力量的参与、支持

让古老的乡村重焕生机活力。朴实的语言,不事雕琢;生动的人物,平铺直叙;平白如水的故事,信手拈来。那些话每天都能听到,那些事每天听得耳朵出茧子,就是那些土得掉渣的人和事,深深地吸引着我,不吃不睡直想把这本书尽快看完。扯云话、正月茵陈二月蒿、三月四月当柴烧、尝个味提个劲……朗朗上口。

结合自己,读《宝水》强烈的感受就是,文章让人爱读、想读、痴迷,不是用了多么华丽的语言,而是贴近时代和生活,描述身边人、身边事就成。

我决定,学着乔叶重拾“夜个”的旧时光。



书法 郭永亮 作

冬

本报老年记者 周月云

深秋初冬天气凉,花谢叶落草木黄。北风轻吹加寒流,云雾遮日不露头。苦霜寒风入了冬,千树万树叶落空。唯有松柏耐岁寒,顶天立地傲苍穹。

初冬的柿子

□姜磊

这是月老红线挂在枝头开出了喜庆这是旭日的种子撒向人间幸福与甜蜜

初冬的月光下把每个红色的灯笼点亮凛冽的寒冷吹过定格了一幅绝美的油画